



宋槧太平御覽



143
403
69



13
403
69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田八幡
中

新金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人
以贈資

田八幡
中

吳志曰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胡王等
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
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
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
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
由是顯聞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
米酒衆肴寧乃賜手下百兵食食畢寧先以銀碗酌酒自
飲兩碗乃酌與都督伏不肯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
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得獨惜

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碗至
二更時銜枚出破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
又曰董襲字元岱餘姚人權討黃祖祖橫兩艨艟守江口
以枘櫓大繼縛石爲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進襲
將敗死百餘人被兩鎧乘舸船突入艨艟襲乃以刃斷其
繼艨艟於是橫流制不能已大兵遂進祖乃開門走追斬
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
又曰甘寧字興霸性奢靡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奔勸權
襲黃祖擒之隨魯肅至益陽拒關羽羽擇銳士五千人從
上流淺瀨夜渡寧曰請以五百人往對之羽聞吾咳唾聲
必不敢涉涉卽成擒矣
又曰陸統字公績從征合肥爲右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
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拔

權出敵已毀橋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所殺數
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道絕被甲潛行權旣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
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蜀志曰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入益州留羽督荊州
軍事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羽令鑿骨劈之時與諸將飲
食血流盈器言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華夏曹公
議遷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
大怒權後果用呂蒙計平荊州虜羽斬之

又曰張飛字益德涿人先主背曹公依劉表於當陽聞曹
公卒至奔妻孥而奔乃以飛將二十騎拒之後飛據水斷
橋腹目橫槊曰張益德在此爾曹敢來決死否衆無敢近
者先主入益州飛與諸葛亮分定郡縣飛雄猛名亞關羽

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勞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主伐吳臨發益州於是飛帳下張達殺之持其首順流奔于孫權

晉書曰栢石虔小字鎮惡有材幹趨捷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戡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嘗從栢冲入關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又曰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走彥不動舉几禦之衆伏其勇乃擢用焉

又曰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又曰王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又曰周處爲人勇暴不可當之嘗居義興水中有蛟龍山上有白額虎鄉里有周處時人謂之三橫有里人說處請殺虎虎死入水擊蛟龍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矣皆相慶賀處殺蛟龍廻聞鄉里相賀始知身之患人也於是反身脩己至洛陽惠帝拜爲將軍累遷爲建威將軍後西征沒于陣贈西平將軍
又曰郭默殺江州太守自稱刺史爲人勇捷常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後陶侃及庾亮率軍滅之

又曰蔡裔仕爲趙爲振武將軍少有勇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机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又曰李特巴西人少仕州郡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嘗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後聚流人衆至數萬遂攻城自稱大將軍爲益州刺史後稱蜀爲羅尚所殺子孫六世至勢爲大司馬桓溫所滅共四十六年

又曰劉元海匈奴中人祖扶羅助漢討黃巾遂以衆留定難屬董卓亂屯于河內元海卽扶羅之孫也鬚亂英惠及長好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兼愛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趨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太始中武帝召與語大悅之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成都王穎表元海爲將軍後王浚伐穎元海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乃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允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捐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與殿下爭衡乎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何復得至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請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推東瀛二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元海至左國城二旬之間衆已五萬元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唯德所授耳遂僭稱漢王子孫四世至曜爲石勒所滅合

二十五

又曰石季龍趙王石勒從子也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坑塹士女鮮有遺類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後廢弘而僭位時豪傑侵恣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季宸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部肅清季龍曰朕嘗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季宸是也賞賜甚厚後以疾卒

又曰石閔趙王季龍養子也善謀策勇力絕人旣殺石鑿遂僭國號大魏戎卒三十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慕容儁遣慕容恪率衆伐之閔與恪十戰皆敗恪恪乃以鐵鑱連馬簡善射鮮甲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日行千里左仗雙刃右執劍戟

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匝閔躍馬潰圍馬死爲恪所擒斬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又曰符生健之子也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周訪字士達尋陽人遷武昌太守時杜弢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弢別帥杜弘張彥等邀訪訪爲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先登奮擊臨陣禽彥殺數百人

又曰劉遐字正長廣平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爲陽主攻抄日至無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銳鄉人邵續深知之以女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號爲關羽張飛王隱晉書曰段正碑召弟文鴛還厭次石虎來先縱騎抄

城左右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禪疑有伏不聽
出民出大爲胡所殺掠鴛單率將壯士十騎出擊胡所殺
甚多胡騎退鴛追躡禪率步繼鴛虎伏騎起禪鴛力戰殺
胡數十鴛還赴禪禪已散還鴛所乘馬乏頓虎呼曰大兄
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語鴛罵
曰汝爲寇虜久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
寧死不忍爲汝擒遂下馬與胡戰稍折執刀戰不降虎軍
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鴛自辰至申力極斫殺人而後
見得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銜鐵面以弩的射大賊帥數人皆
殺之並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於水
邊作陣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
投水死者百數夏口之全伺之勳也

宋書曰蒯恩字道恩蘭陵人高祖出征孫恩縣差爲征民
充甲士使伐馬荔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高祖聞之卽給
器仗恩大喜因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陳膽
力過人

又曰宋越朱陽人爲郡吏太守夏候穆擢爲隊主蠻有爲
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
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
買馬

又曰宗慤爲江夏王國上將軍十五年不徙官元嘉二十
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降除振威
將軍

又曰薛安都與部將譚金追魯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
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

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過也

徐爰宋書曰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良家子少便弓馬慕尚將帥數隨父伐蠻風以勇稱

孫嚴宋書曰拓跋燾字佛狸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鬥忍虛好殺夷旅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

又曰宗懋字元幹南陽沮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懋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而懋任氣好勇故不爲鄉曲所知

齊書曰垣崇祖在淮陰見土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

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又曰張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

又曰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曰周山圖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差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溝沙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拔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裝鎧稍手殺數十

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
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
又曰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
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
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卽時
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
奔走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
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
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又崔慧景傳曰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頗經軍陣討王劼則與左興盛軍容表文曠爭劼則首訴
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
易勳而見在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

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又曰栢康蘭陵人勇果驍悍宋太初中隨武帝起義爲郡
所擊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薨陵
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祖三十餘人相結破獄
出武帝郡兵迫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所
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
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帖其牀壁無不立愈位至蘭陵太
守
梁書曰王神念少善射騎旣老不衰常於高祖前手執二
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
又曰侯景懷朔人也少而不羈高歡以爲將雄勇冠時征
伐數有大功景謂高歡曰若假臣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
須縛取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歡敗於沙苑景謂歡

日宇文泰忤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勁騎數千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秦景亦不歸高歡乃止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乃走紹宗追之至渦陽景遣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決戰景乃令將士皆被甲持短刃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爾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景顯等降紹宗衆遂潰景乃與腹心數十騎南走後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春下之據其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勇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筭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陳慕容儁擬之張飛

又曰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慮之戰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

又曰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又曰庾業延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又曰楊播字延慶自云弘農華陰人也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陣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旣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

子

又曰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

又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世宗卽位加輔國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失利思伯爲後殿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拜冠軍將軍道武敗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搏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晉將劉裕遣栗磾書曰黑稍將軍栗磾常好持黑稍故有其號

又曰楊大眼武都氏王難當之孫也少驍勇趨捷走如飛
電宣武南征尚書李冲典選統校征官大眼往求征焉冲
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
繫之於巖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大驚曰千載已來
未有此人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
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所經
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潘氏善射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
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鑣並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
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明帝加光
祿大夫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
王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吾在南時聞君之名以爲眼
如車輪及見君乃不異常人大眼曰鼓旗相望暝眸奮發
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又曰文成帝名濬太武孫晃子也卽位後冬大儺驪兵帝
有勇力善騎射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詔羣官仰射山
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四十餘丈過山南二百步
遂詔刊石勒銘紀功

北齊書曰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儀殊異其父次同爲
求嚴師加鞭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
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
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達奚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渭北校獵時有
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躡因
步射之矢中兔顧馬纔起遂迴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
不生此子

陳書曰蕭摩訶與齊軍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

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願識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櫛皮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乃知胡在陣仍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銳立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

又曰周鐵虎事梁河東王營王僧辯擒欲烹之鐵虎曰侯景尙未滅奈何殺壯士耶僧辯奇之後降高祖

又曰蕭摩訶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

隋書曰宇文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

良久中石迺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又曰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揮長矛身先士卒喑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

又曰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又曰長孫晟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揔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丘行恭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

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陣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淮陽王道玄拜洛州摠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摠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吾今其輕銳越濶交戰大軍道動必滔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禽全軍盡沒唯萬寶逃歸

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尅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此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又曰劉世讓爲并州摠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虜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璠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璠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璠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

褒美之

又曰李嗣業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牆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又曰張濬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劬武初破弘霸郎軍大振累詔徵平盧兵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劬武已受僞命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賫詔宣諭而侮慢詔使旣未識

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劬武愕然謝咎旣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効忠仗義所冀祖分逆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業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何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王天下響應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鑾輿則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捨安而卽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卽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般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威專行勇力不顧乎義理是以桀紂以滅般夏以衰又曰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

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理謂之勇
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理義也今公自
奮乎勇力不顧乎行暴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彊
行流淫暴貴戚不薦善偏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脩滅
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嘗聞有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去楚如吳時遇之於
塗專諸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
卽還子胥恠而問其狀何夫子怒之盛聞一女子之聲而
卽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耶何言
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子胥因相決之確
顙深日虎口鷹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見吳王僚王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
十六圍眉間一尺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

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語侃侃有勇壯之氣也
孔演漢魏春秋曰許褚之爲人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甚
雄勇力絕人漢末賊起褚在汝南與少年相聚及宗族數
千家共堅壁相保曹公脩兵汝南褚以其衆歸公公見而
壯之曰此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
爲虎士出入周旋不離左右軍中以褚力如虎癡勇號曰
癡虎至今天下稱之皆謂其姓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戴僧靜會稽永興人臨湘侯副太祖在淮
陰雅有知人鑒見而賞之會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戰單
刀直前虜騎奔退又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脫衣口銜三頭
以刀插背拍浮而還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可反命
矣進之於太祖石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苻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制奔

牛射洞犁耳苻堅深憚之故常爲邊守
又曰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卻行百步
又曰趙將麻秋命黑槩龍騰三千人馳擊謝艾軍艾左右
擾動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踞胡牀而麾衆趙人以
爲有伏懼而不進
韓詩外傳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佖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日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晝寢
而起使我馳召勇士公孫佖子夏日微佖而勇若佖者可
乎御曰可子夏日戴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趣召公孫
佖俄而佖至入門拔劍疾呼曰商下我取若頭子夏顧叱
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佖內劍而上子夏
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北見趙簡子趙簡子被髮仗矛而
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

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濺君之衣矣便反朝服
而見吾君者子耶我耶佖曰子也子夏日子之勇不若我
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海遭齊君重鞞而坐我從十三
行之後趨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
之者子耶我耶佖曰子也子夏日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
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狷逐我君與拔矛格而還之者
子耶我耶佖曰子也子夏日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
士者上不懼萬乘下不敖乎正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掠
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
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轍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
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
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勇
又曰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從焉孔子曰君

子登高必賦余願言者何其丘將啓汝于路曰由願奮長
戟揚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搏躩快志進救兩國之患
孔子曰勇士哉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轉輪問其御曰此
何蟲也對曰此螳螂者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
而輕敵莊公曰以此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
之勇士歸之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孫
權帥衆七萬應之使甘寧領二千人爲前部督權密勅寧
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公營下便拔
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
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見權權曰聊以觀卿膽耳卽
賜綰干正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與霸足相敵也

停住月餘北軍乃退

劉向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
雙謝秦秦王大怒執朱亥着虎圈中瞋目視虎終不敢動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華少好學年四十舉孝廉到陽城遇
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斬羊腹
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
見之合爪牙

劉昭幼童傳曰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
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
人見大蛇奔遼太祖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
而恐耶衆問乃知咸驚異焉

又曰秦舞陽者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
莫有敢逆視

其育類也
 天日發其國各舉其人息乎三二以良象開人
 而察其類也
 人良大蛇與大野其以日君欲使與神而亦神其
 蛇與野自水皆欲使與日君欲使與神而亦神其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合水下
 其谷其字安物人欲之謂曰深里之
 其谷其字安物人欲之謂曰深里之
 其谷其字安物人欲之謂曰深里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大人事部七十六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北河水極深先有蛟年常為害
 太守鄧遐氣果兼人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因揮劍截蛟
 數段流血丹水自此無復蛟患
 干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虛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
 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
 得啖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時樂
 縣李誕有小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大作數斛
 餐疾資切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
 啖餐寄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以寄
 為后

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
警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
其勇莫敢犯之與魏書語別故兩出

越絕書曰越王請臣於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
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
王急制之吳王不聽遂許之

又曰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
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菑丘訢菑丘訢
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菑
丘訢大怒偏袒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
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訢恃其與神戰之勇輕士
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卽謂之曰吾聞勇士之戰也與日戰
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

不受其辱今子與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
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負也
於是菑丘訢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菑丘訢
宿怒遺恨冥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曩日吾辱壯士菑
丘訢於大眾之座彼勇士有受不還報答之怒餘恨忿恚
冥必來矣慎毋閉門菑丘訢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關入
室不守放緩僵卧訢乃手拔劍而擗要離日子有三當死
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菑丘訢日子辱吾於大
座之衆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卧不守衛三死也子有
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
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菑丘訢日子吾不知要離曰吾辱
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駭登堂無
聲是二不肖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之媿而欲滅我豈不鄙哉於是蓄丘訢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劉彥明敦煌實錄曰索苞有文武材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墪垂當破沒苞以完騎五千奮劔突陣徑入與澄對坐墪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擢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彊弓接矢繞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卽散走稱神

嚴尤三將論曰王翦爲秦將滅燕燕王喜奔逃東夷秦王曰齊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怯請先從事於易

表准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劉向新序曰田恒將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川捷日子與我請分齊之半以予予不吾與今此是已子川捷日子之欲與我也以我爲智乎臣弑君非智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子無補於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夫子矣乃舍之

又曰勇士一呼三軍皆碎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行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之曰

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駟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駟共飲酒又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陽陵君陽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嘗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倉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白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陽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王故乎

史記鄒陽上書曰白起畫長平之謀太白食昂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

又曰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人之服耶林旣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桓短衣而遂溝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組結由餘亦出焉如君言衣犬裘者當犬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爲勇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泉取蛟龍拘龍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此獵夫之勇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鑕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

劉劭叔異苑曰荊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浴汲者死不脫歲

升平中陳郡鄧遐字應延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與
拳卽曳着岸欲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忽殺之今可呪
令勿復爲害遐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絕無此患盛弘之荆
州記云揮

劔截蛟血流
丹水餘同

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謂之勇

又曰文王問太公曰勇士奈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陳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暴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枝格強良多力能潰

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莊子曰孔子遊於宋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

見問曰圍者數重弦歌不輟何也子曰由來吾語爾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
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聖人知窮之有
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
有所制矣無幾何持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圍之今非
也請辭而退

又曰田光荅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
人怒而面赤宋臆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
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面色不變

又曰闔廬誠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又曰大勇不關大兵不寇

呂氏春秋曰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

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啗

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又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賈甲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束布
 之衣素履墨劔從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明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
 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
 自殺
 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
 由不得已也
 又曰荆有佞飛者得寶劔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
 有兩蛟夾繞其船佞飛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乎船
 人曰未之嘗見也佞飛攘臂袂衣拔寶劔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持劔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
 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韓子曰越勾踐欲民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曰爲其有
 氣故也明年民以頭獻十餘人由此觀之譽足殺人矣
 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搏虎虎負隅莫敢撓
 馮婦趨而迎之攘臂而下車衆皆悅之趙岐曰馮婦名也
 又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
 勇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
 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揚雄法言曰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
 若荆軻君子盜諸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

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孫卿子曰有三勇上不脩亂世之君下不脩亂世之民無貧窮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不知之則塊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意儉輕貨推賢有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重貨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尸子問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能懾三軍服猛獸者也

又曰田成子問勇顏歎聚之荅也不敬田子之僕填劍口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歎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

又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

官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胡非子曰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

又曰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鬪士而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折蛟龍搏鼉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而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廷視必殺立冊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

劇正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正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鈎索鐵揉金推移大犧水殺龜鼉陸搏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以爲天下矣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爲強
張華博物志曰賁育之勇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徐盛字文響琅琊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敦直勇氣聞魏王出濡須孫權每選出戰者盛常在前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艦遇風落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斫賊賊三披走所傷殺甚衆風止得還權大壯之
應璩與許子俊書曰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

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奮勇其毒如何
蔡謨書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幕擔喪踰城出徑還壽春永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禮記曰戰于郎郎魯邑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
 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注騎往皆死焉重當為童魯人欲
 勿殤重注騎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
 勿殤不亦可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人事部七十九

禮記曰戰于郎郎魯邑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

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

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注騎往皆死焉

勿殤重注騎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

勿殤不亦可乎

又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隊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入浴
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史記曰齊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將爲亂及田甲劫湣
王王意疑之孟嘗乃奔魏前有獲粟於孟嘗之賢者聞之
乃上言言孟嘗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以明孟嘗
王乃知孟嘗君果無反謀

又曰漢高帝既立以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
今在海中不收後爲亂乃使赦罪召之橫乃與其客二人
乘傳詣雒陽至尸鄉廐置尸鄉在偃師廐置橫謝使者曰
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甚矣
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比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
動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見我者不過欲見吾面貌

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未敗猶可觀
也遂自剄二客亦自殺從之高帝聞大驚以田橫客皆賢
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橫死又皆自殺
於是乃知田橫兄弟皆得士也

又曰楚下滎陽生得周苛項王謂苛爾從我我以公爲上
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
也項王怒烹苛

又曰李廣從衛青伐匈奴失道後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
廣之幕府對簿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謂其麾下曰
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
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軍士
大夫皆哭

漢書曰高祖時有告趙王張敖反者上逮捕趙王貫高迺檻車與王詣長安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按笞數千刺斃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洩公曰臣素知此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洩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不知狀於是洩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洩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吭而死

又曰丞相王嘉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嘉詣廷尉詔獄使者至府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杯擲地謂官屬

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嘉遂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又曰田延年有罪霍光使往就獄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家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持刀東西步聞鼓聲乃自刎死

范曄後漢書曰趙苞遷遼西太守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爲鮮卑鈔掠苞率步騎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母遙謂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向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遇害苞殪斂母畢白上歸葬帝遣策弔慰葬訖苞歐血而死

東觀漢記曰溫序字次房爲隗囂別將苟宇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顧左右曰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劍而死
又曰馬援曰方今匈奴烏相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又曰永和八年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刃自誓單于恐而止
又曰漢圍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

刎頸而死

謝承後漢書曰濟陰戎良字子恭年十八爲郡門下吏良儀容偉麗太守諸葛豐使閭裏爲書從者誣良與婢通刎腹引出腸肝示豐

漢末英雄記曰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攻之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卽忠於表氏不得不爾志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

魏志曰龐涓字子翼酒泉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弃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猛知其義士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年十四就師

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又曰大將軍司馬文王斬諸葛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又曰賈逵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及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旣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韋昭吳書曰穎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刀自刺中乳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其國

蜀志曰義陽傅彤先主與吳戰退軍彤斷後距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晉書曰太守陳楚辟韋忠爲功曹會山羌攻郡楚攜子走出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又曰辛勉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賚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貞士也歎息而去

晉龔齒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策北地王譙怒曰若數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然後自殺

沉約宋書曰薛安都反傅靈越奔逃爲王廣之軍人所擒

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劉勔勔躬自慰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于姪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

隋書曰張季珣大業未爲鷹擊卽將其府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遺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三年糧用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

又曰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書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唐書曰屈突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如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

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天賦又曰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爲定安道行軍總官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將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益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終不之害又曰新興王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始封新興王尋附會太平公主伏誅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徒步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撝布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又曰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爲櫟陽尉皆自揚憑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

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今日不一送他日相公爲姦邪所譖烏可不送相公平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爲監察晦至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獎拔於千萬人中哉荅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呂氏春秋曰要離既殺王子慶忌吳王大悅請分國要離曰不可殺妻子焚而揚其灰爲不仁爲故主殺新主爲不義不可以生伏劍而死韓詩外傳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有人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庭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遂伏劍鑽日命

在君君日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石奢曰不然死罪而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臣不失法下之義遂不去鉄鑽而死乎庭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人靈帝卽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卽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

張鄴文士傳曰陸機爲大都督請孫承爲司馬成都王旣害機兄弟收承付刺奸獄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終不自誣獄吏知承烈士諫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君何不惜身乎承乃仰而歎曰吾亡不能濟死而相誣非吾徒也獄吏作承服辭謀反狀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

劉世叔異苑曰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

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清道虓躬詣達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氏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及苦加拷楚不食而卒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歛運眸斷何所齒鬚鬚張列精眸明亮迴盼矚堅乃厚加贈贈

劉向新序曰崔杼弑莊公申蒯漁於海而後至將入死其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食亂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勉之子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奈何勿死至於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守門者以告崔子曰勿內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臂以予其門者門者以示崔子崔子陳八列曰令入申蒯拔劔呼天三踊乃闕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向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子聞之曰蒯可

謂守節死義矣
又曰白公勝欲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肄子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有可劫乎于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劍
又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闔以爲王王子闔不肯劫以刃王子闔曰王孫輔相楚國扶正王室后嗣庶焉聞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張飛攻破巴郡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

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又曰章明字公儒繁人王皓字子離江夏人也明爲太中大夫莽篡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皓爲美陽令去莽歸蜀公孫述僭號高之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慙怒誅其妻子
又曰李業字巨遊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威慕其名辟爲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咸釋之公孫述累徵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藥酒逼業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藥死述耻殺善士贈錢百萬子豐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

百萬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夫... 又曰... 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貞女上

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又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泚彼柏舟在彼中河鬣彼兩髦實唯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

八只
禮記曰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止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戰國策曰韓取聶正尸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于止婦聞之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日勇哉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弟兄無有此

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正亦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日非獨聶正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袁宏後漢紀曰初弘農王唐姬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父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爲李傕所略不敢自說也僮欲妻之姬弗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魚豢魏略曰龐毓外祖父爲人所殺其二子弱不能報毓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於府門外乃拔刀下車手斫殺之

州郡義其女人如能此縱而不問及毓長大節行又如此
故令酒泉畫其母子儀像於廳壁而銘贊之
謝靈運晉書曰劉曜王彌入于京都焚燒宮廟六宮幽辱
愍懷太子妃拔刃距賊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汙
遂見害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張茂初起義討賊陳武一郡用全中
宗初鎮召為掾屬中興累遷至太子右衛率出為吳國內
史為沈充所殺茂妻陸氏散家財合義軍助國討充詣闕
上書理茂忠節詔書褒歎追贈太僕卿
鄧粲晉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日號監軍以
討杜弼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為弼所沒初敗略虞二女皆
國色也將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終不為賊作婦有
死而已及虞攻賊賊殺之

又曰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隴西人也劉曜欲妻之使人
扶取因據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
又曰廣平太守崔諒表政穀熟長鄭希子休妻石氏年十
餘歲為邗邑所宗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
父希臨終庶子沉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日奈何使
舅愛子至不存活乎寧割肌膚之恩以存顧援之命養沉
及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梁書曰王僧辯母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僧辯父神念
以天監初董率徒眾據東關退保合肥灑湖西因娶以為
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
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
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問焉夫人往詣閣自陳無訓
涕泗嗚咽眾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

嚴云人之事君唯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
崔鴻前秦錄曰苻登妻毛氏毛與之女也善騎射營壘旣
陷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姚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
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
后安可爲賊羌所辱萇殺之
崔鴻前趙錄曰有陝婦人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
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
崔鴻後涼錄曰建中將軍遼東太守呂憲妻苻氏年十五
有姿色憲卒自殺
後涼錄曰初呂紹之死也美人敦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
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

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
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昇門樓自投
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而卒

又曰呂超殺纂纂后楊氏及侍婢數人殞纂于城西超問
楊氏玉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懷之矣楊氏國色也超將妻
之謂父相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相以言告楊氏楊氏曰
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可復使女辱于二
氏乎相不能強乃自殺

後魏書曰經州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幣聘旣畢
未成禮兕先行率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
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相見何由不稟
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
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日先身何

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緇老生持女衣服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誅戮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移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又曰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

又曰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夫爲零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自復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

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隋書曰楊慶王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妻乃告之曰國家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家國將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囑爲全家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還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飲藥而死慶遂歸大唐以爲宜州刺史

又曰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

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
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
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又曰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
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
有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
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
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
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
如何姊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
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
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又曰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

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勤遵禮度躬
自儉約宗黨勸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
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
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
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因養夫之弟子世隆
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
後唯時或歸寧至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
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
又曰裴倫妻者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涇
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爲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
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日我輩逢禍亂汝
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
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

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又日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儻在文學傳家有
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
厚禮以娉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
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
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
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
死遣爲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簣
牀之上將凌辱詐之日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
解縛賊遽釋之妻因着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日欲殺我
任加刀鋸若欲不見死任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
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又日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

陳主以士雄嶺南首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
王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
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
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日我前在楊都備嘗辛苦今逢
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烏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
心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
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
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貞女中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郫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旁
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
以城應賊企地領眾將趨梁州未至數里飲酒醉卧王氏
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眾乃散高祖大悅封為崇
義大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人事部八十一

貞女中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郫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旁
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
以城應賊企地領眾將趨梁州未至數里飲酒醉卧王氏
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眾乃散高祖大悅封為崇
義大夫
又曰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為鄉人衛
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改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
復讎無忌從伯嘗設宴為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
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
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

又曰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曆中爲常州山陰縣尉其妻爲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誥於懷中託付村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又曰奉天縣竇昇朝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往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閒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污辱乃投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腳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而去

又曰崔玄暉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本名暉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暉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

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能有立此是好消息若聞貴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鮮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暉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又曰于琮尚廣德公主琮爲黃寇所害而赦公主主視琮受禍謂賊曰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

許公主入室自經而死

又曰幽州兵亂殺判官韋雍雍妻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被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泣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刃者斷其臂詞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傷歎其夕蕭氏亦卒

趙擘吳越春秋曰子胥至吳乞食至於溧陽溧陽有女子澹紗瀨水之上笥中有少飯子胥遇見長跪而請之曰夫人豈可乞一食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年三十不嫁飯不可得也子胥曰夫人賑窮者少飯有何嫌乎女知非恒人言曰妾豈可逆人情乎卽發其簞飯清其壺漿長跪而與子胥子胥去顧見女子自沉

孔演漢魏春秋曰龐涓外祖父酒泉趙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涓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相賀涓母娥自傷

讎不報乃推車袖劔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強載還會赦得免州郡莫不嗟歎嘉其烈義刊石以表其閭

張勃吳錄曰吳入郢也自王以下位班彪官而妻其室次及伯嬴伯嬴者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公侯一國之儀表也有失則其邦危亂夫婦之禮人倫之始王教之端若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民妾犯非禮則無以自存貪生受辱固不如死王乃止

和苞漢趙記曰今上殺晉散騎常侍梁緯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聞女不再醮男以義烈聞妾夫已死理無獨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婦人再聘明公亦安用哉遂號哭不止上曰貞婦也其任之亦自殺

又曰魯陽侯王廣字廣之爲西揚州刺史晉末聚衆避世爲蠻梅芳扇動山夷圍廣城陷蠻囚廣將詣芳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耶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我父母而復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遠以塞大耻辭氣猛厲色無變容乃自殺時年十五

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化爲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

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自苦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君亦自殺

又曰安定陳仲妻者同郡張叔明之妹名芝字李張年十四適仲暮年而寡執節不嫁叔明從軍芝與二嫂沒賊恐見侵略而相謂曰婦人以不汙身爲高不虧節爲美豈可委身待辱哉於是自刺二嫂旣死芝獨不死叔明言於將軍耿弇耿弇以駙馬負芝芝曰女子亡之餘汙將軍服乘不可也弇奇其言更以他馬負芝至營爲致醫藥因乃得全郡表其閭九十壽終

又曰譙國曹文叔妻者同郡夏侯文寧之女字令女文叔早死無子喪畢斷髮自誓不貳其後家欲嫁之又截兩耳依文叔從兄爽爽後被誅文寧上書與曹氏絕婚復欲嫁

之乃割鼻其母謂曰曹氏夷滅已盡守此欲爲誰乎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尚欲保終況今衰滅何忍棄之太傅司馬公聞而嘉嘆聽乞子爲曹氏後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之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丹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早亡吳丁譖相與反知名之士家將嫁許焉桃樹聞之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桃樹安身守正動不踰禮

又曰吳沉伯陽妻者顧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無嗣盡禮供養其父陰許人姑聞之而哭昭君乃引刀剪髮割兩耳

以明其志

又曰吳許升妻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害歲餘姑亡夫族多欲媾之誓不肯嫁後黃巾賊欲犯之榮踰垣而走賊拔刀追榮曰從我則生不從立死榮曰義不畏死而見虜辱也賊遂殺之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七年不歸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葬之號曰貞義

皇甫謐列女傳曰漢中趙嵩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

脩遭賊蒿死君難禮脩以碧塗面亂髮稱病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少又世方喪亂欲更嫁禮脩慷慨以死爲誓

又日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爲同縣朱曠所婚禮未成勤遇疫疾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與弟妹共居求者過十餘志無傾移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祚乃舍之靜守純固年六十餘卒

又日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母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自訴

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貢羅恐詩於道路迫脅乃請吏兵自衛還家執義終身

又日鍵爲相登妻者周氏之女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人問度心執匪石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欲聘度曰前已斷髮謂足表心何誤復有斯言哉取刀欲割鼻左右救止表其間

又日廣漢馮季宰妻者季氏之女名珥字進娥早寡無嗣奉養繼姑及宰兄顯守心純固以義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陰有所許珥斷髮自明遂乞養男女各一率道有法鄉人稱之

又日廣漢王輔妻彭氏之女也名非輔遊學數年遂卒京師迎喪葬訖事姑孝敬彌篤非叔父以許蘇孟非叩心泣血訴情九族猶不見聽乃剪髮詣府乞終供養遂乞養子

靜居年踰七十而卒

又曰沛國劉長卿妻者同郡相始春之女少有名於相宗嫁於劉氏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誘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其弟會喪援刀割耳明已不貳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宗婦謂之日家未有相嫁之計若其有也徐可因姊妹以喻意何貴義輕身之甚耶荅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世不替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是以懼忝諸姑或以我年未衰又喪子卒迫之閒非所能防豈可不豫見其意哉郡表其閭號曰景行義相

皇甫謐列女傳曰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嫁久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年無嗣禮有七出請願受訣以其夫不許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絕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

又曰梁夏文生妻者沛國劉景賓之女名娥生一女而寡娥誓不再嫁父以配同郡衡氏逼迫入門娥謂衡氏曰妾聞婦人不改嫁越義失節妾所不爲君可見遣衡氏曰相取有媒禮何遣之有衡氏妻服未闕娥因數之日君衰麻在身犯禮納室雖顏之厚奈相鼠何妾必死不爲君妻相留不知辱乎奮衣而出衡氏不敢強留父復以許臨睢倪氏強扶上船娥陽不憂書與女別乃以刀割耳鼻曰所以不死者老姑在堂孤女尚幼故耳執義終身

